

漱口水、高木友枝與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

■ 陳恒安

據悉，高木友枝以德文撰寫的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（*Die hygienischen Verhä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*），即將出版從英文本翻譯的中文本。多年前，筆者曾在研討會中討論過這本書的背景，當時礙於種種因素，未發展成完整論文。如今，中譯本即將問世，謹提供部分當時的手記，以共襄盛舉。

高木友枝與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

1901年，出身日本福島縣的高木友枝接受後藤新平的邀請，來台協助防治鼠疫。隔年擔任台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院長，同時身兼多職，包括台灣總督府技師、台灣醫學校教授、醫學校長等。1919年，高木友枝從文官休職，出任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初代社長。高木友枝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一書，彙整在台灣十多年醫事衛生改革經驗，出版的契機是因日本有意參加1911年在德國德勒斯登（Dresden）所舉行的第1屆萬國衛生博覽會。

日本殖民政府參加博覽會，目的在以台灣衛生健康改良事蹟展現文明水準，發揚日本國威。從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序文中可以清楚看見這企圖，序文中說：「若欲認識殖民地普遍進步程度，健康狀況乃

Die hygienischen Verhä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

Im Auftrage des General-
gouvernements Formosa
herausgegeben von
Dr. T. Takaki



Dresden 1911
Druck von C. C. Meinhold & Söhne, Kgl. Holbuchdruckerei

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內頁封面。

極合適標準。人云，福爾摩沙島是世界最不健康區域之一，所幸近年來人民健康明顯改善……但願文明亦能澤被全島。」

從日本的角度來說，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是殖民政府向世界展現國力的證據。不過，若從世界醫學發展的視角來看，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究竟趕上了什麼樣的世界衛生潮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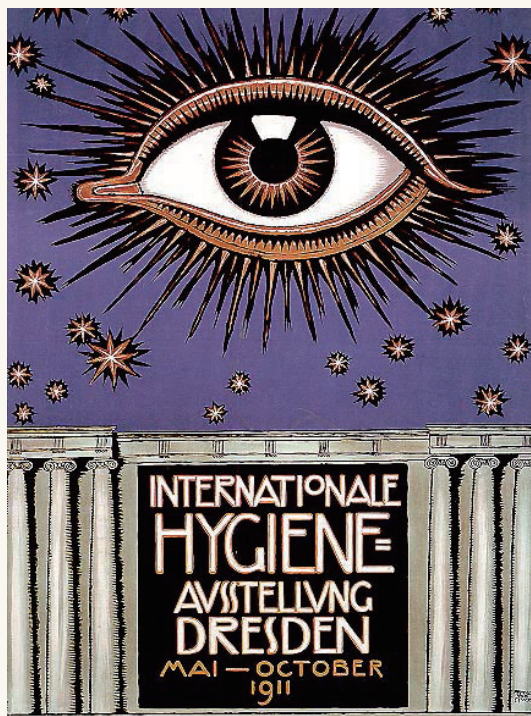
萬國衛生博覽會的時代背景 I： 自然醫學潮流

1911年，第1屆萬國衛生博覽會主要的推動者之一是德國商人 Karl August Lingner (1861–1916)。Lingner 長期關注公共衛生議題，販賣衛生用品。1891至1892年間，Lingner 與化學家朋友 Richard Seifert (1861–1919) 合作，製成含有抗菌配方的 Odol 漱口水，銷售大獲成功。以漱口水起家的 Odol，直至 21 世紀的今天，仍是世界知名的德國衛生用品品牌。

漱口水是個有趣的產品，它的誕生與普及有賴現代化學、細菌學，以及公共衛生概念的崛起。因為，如果把口腔看成是細菌進入身體的第一道門戶，在門戶前消滅細菌免於侵入身體，便是合乎邏輯的手段。科學知識、健康問題結合戰爭防禦隱喻，使漱口水成功商品化。不過，商品大賣難免引起爭議。Lingner 一直以來都想擺脫醫界人士對他的質疑，因為他終究非醫學專業出身，卻因販賣「醫療用品」大獲其利。

主流醫學團體其實也不見得就是針對 Lingner 的漱口水，更多的是憂心當時的社會氣氛。19 世紀中期以來，歐洲興起自然醫學。自然醫學與其他許多改革運動結合，譬如反酗酒、反施打疫苗、服飾改革、住宅改革、移民、性道德改革、婚姻改革、天體運動與和平主義運動等，匯聚為強大的社會風潮。

主流醫學無法認同自然醫學社團的主張。自然醫學支持者反對學校醫學，反對把健康議題全然醫療化，他們熱心鼓吹都市人回到自然陽光空氣下作息，適當穿著、飲食與運動，善用水的療癒力量（水療）。



第 1 屆萬國衛生博覽會海報（圖片來源：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a/a4/Plakat_v_Stuck11.jpg）



1897 年 Odol 註冊商標（圖片來源：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Odol#/media/File:Odol_Logo_1897.jpg）

總之，自然醫學希望避開文明汙染，回歸沒有人為干擾與汙染的自然。

無論 Odol 漱口水是因具有科學醫學色彩，或者是因購買方便而大受歡迎。總之，Lingner 四處宣傳與成功的販售經驗，強化了他推廣普及醫學知識的信心。當機會來臨，他參與籌劃第 1 屆萬國衛生博覽會，他希望觀眾能在輕鬆有趣的場域中獲取最

新的醫學衛生知識。1911年，展期將近半年的德勒斯登萬國衛生博覽會吸引超過550萬人潮，後來更於展場現址成立了德勒斯登「衛生博物館」（<http://www.dhmd.de/index.php?id=204>），足見規劃者的眼光。

萬國衛生博覽會的時代背景 II： 醫學與專制啟蒙的傳統

若回到殖民醫學這個主題，筆者還想提供一個歷史例子做為類比。我們可以發現殖民政府面對醫療衛生事務的態度，與專制啟蒙時期開明專制君主類似。

在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一書中，高木友枝曾提及「人民衛生政策」（Volkshygienische Maßnahmen）與「人民健康」（Volksgesundheit）是殖民地發展與維持最重要的因素。這種語調與用詞，彷彿呼應著法蘭克（Johann Peter Frank）在《醫務監督的完整體系》（*System einer vollständigen medizinische Polizei, 1779–1827*）的想法。法蘭克百科全書式著作的卷頭箴言，定調了醫務監督完整體系的目的是「保育人民與增加人口」（*Servandis et augendis civibus*）。

在德語文獻中，法蘭克常被視為是社會醫學與公共衛生學的奠基人，比英語文獻中斯諾（John Snow）在1854年對倫敦霍亂病原的追蹤更早一些。誰是公衛奠基人並非這裡的重點，而是《醫務監督的完整體系》確實規劃了由國家公權力管控監督醫療事務的完整操作方案。

該書討論政治力量介入醫療事務的重要性，主張開展預防醫學，發揚開明專制國家視保護人民健康為國家責任的精神。書中討論議題很廣，除了一般熟悉的醫學衛生問題外，還討論下水道污染物或廚餘

的處理，也討論過酒的儲存、汗水與魚類的關係、旅遊與疾病傳遞，甚至學齡兒童的照護與母乳的選擇等。

《醫務監督的完整體系》從搖籃到墓地整體的介入與規畫，也可見於日本參展的展場規畫。日本展場中的內容觸及了空氣、土壤與風土、居住、上水道、火葬場、食物與食品、衣服與體育、傳染病、病人救護、職業、統計、兒童養護與學校衛生、醫學的歷史、陸軍與海軍的衛生設施，以及台灣的衛生狀況。而台灣的衛生狀況這個部分，基本上根據高木友枝的著作內容發展而來，與日本主展廳的主題呼應。

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除前言外，共分28章，包括：地理，氣候，人口，公共衛生機構，檢疫，研究機構，醫學校，醫院，醫生，助產士與護理人員，藥局與藥物，都市衛生措施，生活供水，下水道，營養品管控，市場與屠宰場，鼠疫，其他傳染病，霍亂，地方病，阿片，藥草與毒草，毒蛇與毒蛇咬傷，泉水，墓地、土葬與火葬措施，衛生預算，衛生支出，監獄，以及統計。

殖民政府透過「警察衛生」或「衛生警察」貫徹並保證醫療事務的成果。這種精神最直接的意象，或許可以從1925年台北州「警察衛生展覽會」的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海報一見究竟。海報中清楚標示，警察除了治安相關的工作外，還得負責惡疾預防、救助救護等工作。

日本殖民醫學展場的敘事

殖民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有其政治與外交的目的，展場敘事十分重要。展場規劃邏輯，必須呈現殖民政府貫徹有效措施，達到衛生改善、疾病防治、健康提升的目標。

德勒斯登萬國博覽會相當重視統計學，許多展場都把統計規劃為獨立的展示單元。在展場中，代表國家機構的統計局與代表科學的醫學、細菌學、疫苗學、動物生態觀察等，透過數字與圖表完美結合，形塑了公信力的基石。簡單說，整合政治與科學權力的統計觀點，使疾病與健康不再屬於個人，而是屬於全體社會或國家的事務（死亡率、傳染率、各種趨勢圖表……），進而合理化集體措施的實施。

科學統計在殖民政府手中雖然是科學技術，但卻仍清楚可見殖民思惟。譬如，即使細菌學觀點已獲認同，但傳染病統計最常使用的分類範疇仍然依次是：種族、性別與年齡。在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中，更細緻地以福爾摩沙漢人、福爾摩沙原住民、中國人、外國人，以及日本人做為分類基礎。分類範疇究竟如何選擇，是殖民或是醫學，耐人尋味。

代結語：史料翻譯之後

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與其說是系統性學術著作，倒不如說是規劃策展的基礎研究報告。但無論如何，都無損其史料價值。若從上述手記的分類，讀者無論是對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期歐洲醫學發展，醫務監督與日治時期殖民醫療，甚至科普溝通與博物館展示等議題感興趣，肯定都能從這譯本挖掘出值得探究的線索。期待中文版問世能激發起新的相關研究！

陳恒安
成功大學歷史系

深度閱讀資料

朱貞一（民 105），周焯明英譯高木友枝的《台灣的衛生狀況》，民報，2016.09.16。
<http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2c7e5aa3-3d69-4b94-b537-e72c322b5dee>

江玉林（民 98），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—日治時期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中的警察形象，政大法學評論，112，1-44。

